

王銘銘

人类学家的“历史”更像是“现在中的过去”

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在进行人类学研究并推进其中国化的同时,也积极开展相关普及工作,尤其是有关中国东南、西南及欧洲乡村研究,引起学界关注。他同时也关注文明与广义人文的关系,撰写大量论著,最近出版了《人文生境》一书。近日,王铭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A 因缘巧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的?

王铭铭:我少年时并没有接触过人类学,是进了大学后才了解的,走上人类学研究的道路,是因为有大学老师的引导。

羊城晚报: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最热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专业?

王铭铭:我读大学时,“下海”的确是热潮,不少中小学同学经商去了,有的成了当时说的“万元户”(有钱人)。我考上大学,选了考古专业,我的家人和乡亲并不是很理解。说实话,我选择考古,原因也不“单纯”,我只是了解到这个专业能提供一整年的田野实习条件。那时我急切地想着去老家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而考古专业显然满足了这个要求。

我在厦门大学读本科之初,它还没有人类学系,我们系是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才创办的。我本来蛮喜欢考古专业,甚至想致力于商周考古研究。大学三年级时,老师们(他们多数是林惠祥先生的弟子)创办了人类学系。我们整个班级被转到这个新建的系里,也就成了其第一届本科生。在考古学上也接触到人类学,通过林惠祥先生的旧著和李亦园先生等的著作,以及来华讲学的“老外”的讲座,初步对它有所了解,也产生了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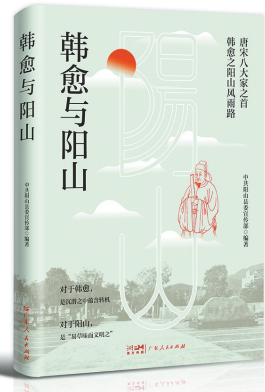
我后来来到英国伦敦大学念博士,他们教的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比较接近,没有考古这个分支领域。去英国以前,我已经接触到20世纪前期留英人类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深受其吸引。我是在老先生留学英伦50年后去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人类学有某种“好古幽思”,对现代性有深刻反思,这很吸引我。这恐怕与我个人成长经历也有关系。我出生在泉州这座“遗产之城”,这座城里,即使在“文革”期间,人们的行为依然“守旧”,习俗古朴。矛盾的是,它在古代却有相当长的“海外交通史”。我觉得人类学有助于我在历史中审视,激发新思想。

羊城晚报:作为过来人,您认为兴趣、专业和职业三者如何取舍、平衡?

王铭铭:一个人的兴趣假如就是他的专业和职业,那他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不过我们往往不是“最幸福的人”,因而需要在三者中取舍、平衡。这从一个反面说明,唯有认识到“最幸福的人”是不需要取舍、平衡的,我们才能做好取舍、平衡,在不如意(也就是三者不能达成平衡)之时,理解处境的由来,找到适应它的办法。

本土志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这次阳山之贬在韩愈的学术、文化生命中的意义如何呢?



在中国古代政治上,发生过无数次贬谪,有些仅仅作为政治斗争的结局,留下的是被贬者失意、苦闷哀伤;有些则构成思想、文化的发展契机,对当地后来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唐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的阳山之贬,无疑属于后者。

韩愈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中下旬到任阳山,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五月间离开。这一年多的时间,于韩愈而言,是在沉潜之中蕴含着转机的时间;于阳山而言,则是在历史上空前的高光时刻。

正史对韩愈在阳山的记载只有短短13个字:“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作为正史韩愈传的事实基础,韩愈门人李翱、皇甫湜所作《行状》《神道碑》中的记载也差不多;但阳山县后来的史志文献对韩愈这段治理经历的叙述则是浓墨重彩、大笔渲染的。阳山县在明代以前没有专志,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知县李冕始修县志,后来屡经重修,但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中国方志库》中收录了三种《阳山县志》:

B 摆脱西方视角还有待努力

羊城晚报:如果要向普罗大众介绍什么是人类学,您会怎样介绍?

王铭铭:我很喜欢一些科普作品,它们往往出自于大师之手,深入浅出地把一门学科的对象、目标、方法、思想脉络、现状娓娓道来。我也努力过,比如,写过《人类学是什么?》,但我的努力好像并不成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对所谓“普罗大众”(其实他们多数是年轻的读者)有影响的,好像是别的东西了。特别是能适应年轻人口味的东西可能比较有影响,而我正在走向“老龄”。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以科普作品如实介绍人类学,纠正误解,但我感到难度越来越大。

羊城晚报:人类学和人类学有何异同?

王铭铭:二者关系很密切,差异也蛮大。人类学曾经是文明史,是比历史学更宏大的历史学,后来变成以田野工作为中心的研究,出现了“反历史”潮流,但四五十年以来,历史重新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历史学关系重新密切起来。

羊城晚报:关于闽南的人类学研究,除了闽南是您的故乡之外,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它还有哪些吸引您的地方?

王铭铭:一百多年来,在与人类学相关的领域里,有关闽南的研究学术积累丰厚,而当下,这个区域也广受关注,有大批学者到这个区域从事研究。在我看来,闽南已构成一个“学术区”。作为一个“学术区”,它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意识。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这里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成就很高,他们关于“小资本主义”和“乡族主义”、礼仪与风俗、家族与信仰等等的研究很有启发。

闽南学术区是我经验研究的

C 闽南已构成一个“学术区”

我对“民间信仰”比较关注。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闽南“民间信仰”里蕴含一些有待挖掘的“智慧”,这些“智慧”触及到我称之为“人文生境”的边界,关涉到人物、神三者构成的“广义社会”,而这种“社会”,则又触及到哲学上的“内在”与“超越”的关系问题,很值得作为重点来研究和思考。

羊城晚报:闽南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王铭铭:我的经验研究开始于闽南(也兼及台湾的汉人乡村),接着,我有几年在华北乡村与域外徘徊,近20多年来,我则主要在西南区域从事学术活动。

闽南学术区是我经验研究

的起始地。这些年我得空便

要回到闽南去,曾出于机缘巧合带着学生在泉州安溪、鲤

城、惠安做过几项研究,也组

织过闽南研究读书会,情况在

《茶·街·庙》这本文集里都有记

载。两三年来,我回闽南的机会

更多了,但我分心做了许多理论

研究工作,做经验研究的时间和

精力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只

好随缘。现在有两个新一届的

博士生在闽南做研究,都在研究

“民间信仰”。他们如果能做好

研究,写出有气象的作品,那我

会很高兴。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

并不是中国的,甚至往往是比西方更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这很遗憾。

羊城晚报: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视角?

王铭铭:这有待努力。

羊城晚报: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王铭铭: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曾出现过对世界学术有贡献的杰出学者,比如,大家比较了解的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翟同祖、田汝康等。现在学科整体还有差距需要缩短。

羊城晚报:还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王铭铭:差距有许多方面,比如:(1)我们尚未形成自己的学术,因而讨论问题、处理经验和理论,都常常流于模仿西学的表面;(2)我们的大学人类学教学系统性不足,随意性有余,培养的人只好靠他们的天分成才,偶然性极大;(3)我们的区域研究视野有待扩展,纵深有待深挖,现在我们国力强了,人到处走,表面上有了某种“世界活动”,但“身游有余,心游不足”,思想上的收效甚微。

王铭铭:您坚持这么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动力是什么?

王铭铭: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绝望”?恐怕是这门学问的“魅力”吧。没错,它是近代西学,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所以,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

王铭铭: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而习惯于“跟着感觉走”。从某个角度看,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往往是狭义的),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学问”。

羊城晚报:有没有设定放下人类学的一天?

王铭铭:我会放下它吗?“放下”这个词值得玩味,你的意思估计是“不再牵挂它”?如果是这样,那我必须说,我暂时还依旧“牵挂”它。未来是否会“放下”?我不知道。



王铭铭

D 做学问习惯于“跟着感觉走”

羊城晚报:老一辈学者往往有“学术救国”的理想,您这么多年从事人类学研究,觉得人类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铭铭:现在的人们更爱谈的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意味着要把个人当作世界的尺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激情年代”,适时的“生存性智慧”恐怕是拒绝所有魅惑,沉浸于自己的“肉身日常”中,那样比较舒适而安全。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是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所以我还是长期受某种东西所魅惑,而魅惑也给了我某种“激情”。这股“激情”是来自“学术救国”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暗自觉得人类学意味着很多,对我们这个国家与文明意味着很多。若是我理解得对,那么,人类学的目标是为自己的文明跨出自己的文明、为自己的时代跨出自己的时代,“跨”既是方法,也是目标本身,但它并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但要真的做到“跨”却不见得容易。

羊城晚报:您坚持这么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动力是什么?

王铭铭: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绝望”?恐怕是这门学问的“魅力”吧。没错,它是近代西学,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所以,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

王铭铭: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而习惯于“跟着感觉走”。从某个角度看,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往往是狭义的),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学问”。

羊城晚报:有没有设定放下人类学的一天?

王铭铭:我会放下它吗?“放下”这个词值得玩味,你的意思估计是“不再牵挂它”?如果是这样,那我必须说,我暂时还依旧“牵挂”它。未来是否会“放下”?我不知道。

深读

这是爱情的摹本,也是人性的展厅

建立在写实之上的荒诞

□谢小灵

《桃李不言》系“70后”实力派作家黄金明关于岭南叙事的小说力作,是他出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围绕一所南方乡村初中的日常管理、少年成长及师生关系等层面展开叙述,塑造了一批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全书共七章,成书前接受了文学期刊的检验,曾先后发表于《花城》《延河》《星火》《青春》《绿洲》《飞天》《雨花》等七家刊物。

这是一部另类而惊悚的成长小说,却建立在扎实的写实笔触之上,显得真实却又具有刀锋般的荒诞。作家沈博在黄花初中毕业20年后,故地重游,跟昔日恋人姚伯陷入了对似水年华的追忆之中,昔日的青春记忆抽丝剥茧,诸多谜团水落石出……乡村少年梦想通过读书摆脱农民命运,但在路上随时被击倒或毁掉,绝大多数在残酷的命运漩涡前仆后继,这跟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一脉相承。

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之下,学校仿佛是残酷的战场,一系列偶然或人为的事件,将他们犹如七彩丝线般编织于斑斓的人性之网。作者呈现了对“校园政治”的独特视角及洞见,对乡村少年压抑心灵的剖析尤为深刻,对20世纪80年代封闭式乡村教育进行了反思,并对其进行了反讽式叙述。

在黄花初中,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仿佛都有多重身份或多个侧面。譬如孟、谭、赵、钱、陆、刘等教师,他们是教师、诗人、艺术家、发明者,也是俗人、商人、猎艳者乃至阴谋家。他们高呼理想主义,又再三妥协。他们短兵相接,血溅五步。他们暗箭伤人,口蜜腹剑。他们是朋友,又是仇敌。他们是猎手,又是猎物。他们进退两难,不由自主。他们在灵与肉的高空上走钢丝……小说的主要人物思想复杂,内心隐秘,精神有分裂,行为多失常。每个人物都有致命的软肋,或见不得光的事。而这一切,既有美好温馨,也

有污秽凄苦,并笼罩着叙述者回忆时挥之不去的隐痛和阴影。这是爱情的摹本,也是人性的展厅,可谓一部深刻的命运寓言,更是一部残酷的成长故事。

小说的主题有存在主义文学的荒诞和悖谬,梦幻与现实的界限常相混淆,记忆与想象既是对真实感的捍卫,又是对生活的虚拟及真相的歪曲。作者对形式的迷恋,显示了一往无前的实验精神。打破常规思维及线性结构,常在不可能处展开情节。其开放性叙事神出鬼没,作者努力将每一部分都写得像开头那么精彩,力求让读者手不释卷。

小说在叙事上有创新,这是一个中国套盒式的结构,故事中套着故事,而多条线索网叠交织,多重情景相互拼嵌、重叠及映照,既互补又互否,往复回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复调结构,具有多重解读及阐释的可能。人物讲述各执一词,真假难辨。在细节上,显示出饱满的写实主义风格,从整体看,又具有巴洛克风格乃至后现代主义特征。

在类型小说的外壳里寄寓深刻的思考,或者灌输其先锋实验意图,这向来是小说家黄金明的拿手好戏,《桃李不言》也不例外。他在气势磅礴的叙述中,渗入骨髓的怀念,既匪夷所思,又让人震撼,充满层出不穷的悬念、天马行空的叙事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如此交织融汇,便造就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

《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孤独》

[德]伊丽莎·冯·塔登

无处不在的病毒将身边的同类变成潜在的威胁。或许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无接触时代——无接触的生活,无接触的社交,甚至无接触的性。技术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远,附近在消失,信任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和信心也在消失。在生活方式的剧变中,我们如何与孤独和解,与他人重建丢失的亲密关系?

《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

[英]迈克尔·巴克森德尔

书中将意大利绘画纳入15世纪意大利的经济和商业体系中,通过梳理合同、书信、账目材料,考证了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贸易,解释了当时的各种日常活动和行为习惯,例如祷告、舞蹈、测量、战争等对绘画风格的塑造。

《唐诗十讲》

刘青海

该书可读性强,女性视角,文笔细腻,深入浅出。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兼任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策划专家、“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专家评委等。

《普鲁斯特传》

[法]让-伊夫·塔迪耶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普鲁斯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是对“一部真正的作家传记就应该其作品的传记”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力图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形象,还原普鲁斯特真实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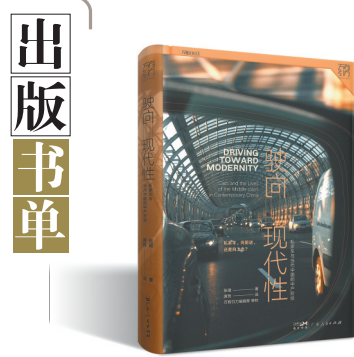
《桃李不言》

《自我决定的孤独》

《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

《唐诗十讲》

《普鲁斯特传》



《自我决定的孤独》

《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

《唐诗十讲》

《普鲁斯特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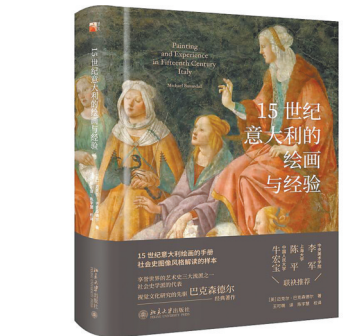


《自我决定的孤独》

《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

《唐诗十讲》

《普鲁斯特传》



《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

《唐诗十讲》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

《普鲁斯特传》